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二

宋 朱鑑 撰

繫辭上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它裏面各有這箇（晷淵録）

問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類否曰是

劉礪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蓋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淡賀孫錄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先生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林學蒙錄

問以言者尚其辭及云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先生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動制器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分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先生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它言語才見它胷中底藴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林學蒙錄

問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荅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響

龜受命也 周謨錄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蓍問

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響則易受

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金去偽錄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即是命筮之

辭古人亦大段重命筮之辭但而以言三字義則拗若

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只是以

其言言又於上下文不順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准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

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歴象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爲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

之綜大抵陰陽竒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萬人傑録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參要做五須用添二五要做六須着添一做三須着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晏淵録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伍以數之譬之三十

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參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也是如此或問也不獨是以數筭大槩只是參合底意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又曰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其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又曰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之便是多了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之便是少了兩箇又曰兵家謂窺敵制變欲

伍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敎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去探來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是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先生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它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有倫理底義統字是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着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

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曾有人見得 黄義剛録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差底意思僩言猶幾箇

物事在這邊逐三數之看是幾箇又逐五數之看是幾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三箇三是十箇又少一箇三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三箇五方是十五箇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揲蓍本無二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六十三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筭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

周謨錄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問莫是揲蓍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此如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合掛扐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它不得便當檢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檢上便是一低一昂林學蒙錄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扣着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别有至神在

蓍卦之外也　答呂祖儉

横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蓍卦而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為心而發而遂不

可以言性也五峰議論似此拘滯處多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覆究窮必有至當之論也答呂祖儉

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已嘗言之謂言其體則無賢愚少長之別今日赤子之心已是指其用而言之前此似亦未理會到此試為思之如何來諭謂其言非寂然不動與未發不同為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不專此而

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元空耳今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費力矣答林擇之

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无思无為也此戒去作為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謂也特未嘗作為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為為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寛舒平易云云○答林擇之

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

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情性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答張欽夫問目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為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有和所以能寂感而惟感所以為中和也如何同上

夫易何為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用如此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

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

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盖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静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静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静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

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
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
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
周流貫徹而无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
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
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
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

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時察識切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

意亦可見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存於此而後察之邪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

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違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

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静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别有主静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静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静而必以静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静之所存静以涵動之所本動静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

滲漏也此數句卓然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

其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它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無聖人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徐㝢錄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

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學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　鄭可學録

感而遂通感看它卦卦便應它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微這

般句說得有些意思　晏淵録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　李閎祖録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

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攷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册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雜著精變神說

問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

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荅云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可槩以為天下之至神乎　荅程洵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巳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它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為它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晏淵録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故其下對成務（同上）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同上）

問繫辭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言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恐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

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繫辭中極有一兩字難曉處且如極深研幾二字更體不出不知如何曰研幾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

也正相發明曰然　揚道夫録

知至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句略相似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這一句却相似　林夔孫録

問惟深也惟幾也惟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

又曰他恁黑窣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

又曰事事都有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箇路脉線

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這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也林學蒙録

子升再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未子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錢木之録

子升問知之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知識無不盡又

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同上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答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寛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余大雅錄

易本是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

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 周謨録

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

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曰然林學蒙錄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大抵皆是因卜筮而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依遷國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

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它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繇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繇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卦乾陽在下為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

之意則於已為有益不然亦空言爾　周謨錄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化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欽夫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所

適從故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斷疑所謂開物成務者也萬人傑錄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是說蓍龜若不指蓍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吳必大錄

蓍之徳圓而神止不殺者夫又是從源頭說起不是言卜筮聖人之心具易之三徳故渾然是此道理不煩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者他人無捉摸他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未用之於蓍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言如譬喻謂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已具此理復就蓍龜上發明之使民亦得以前知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齊戒神明之吴必大録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蓍與

卦以德言爻以人言但只是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故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
理别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
動也下文説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智以藏
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
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
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
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

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周謨録

是故蓍之德 止
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文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言其體用之妙也 答張欽夫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

貢守只得以告人解說但神守知守下得重不知此

守如何又下得輕曉不得林學蒙録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曰聖人心中都無纎毫私意都不

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則湛然純

一都無一毫之累都更無迹所謂退藏於密及其吉

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會恁地非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聖人於天

下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又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又曰神以知來如明鏡然物事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有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又曰如揲著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成卦了則事都絣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云云下文所以云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為卜筮以為民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曰以卜筮而齊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字便似這

神字猶言凶吉若有神隂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得都却若神之所為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之於卜筮其齊戒之心虚靜純一戒謹恐懼都只退聽於鬼神同上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便没些私意小智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着龜而知卜筮所以説神武而不殺這是它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説箇齊戒

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 _{僩録}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

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别

物一似洗得來静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

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却

方是說理未到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

說卜筮 同上

以此洗心道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虚明自然具衆理潔

靜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來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蓍之德卦之德明其德同上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若此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作自已作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洗心於心安乎萬人傑録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

言聖人玩此理而黙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圓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别看可也若牽合

經旨則費力矣答王遇

問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黙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答云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細看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向上去無收殺也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答何鎬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

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它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 晏淵録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是已著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底事便是知來 吳必大録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歴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䰟强所以記得多 廖德明録

古人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萬人

傑録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

曰到得極固只有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

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

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

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

之類是否曰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

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匝始得楊道夫録

是以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齊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答張敬夫

又問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曰聖人見得天道又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蓍龜之靈都包得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人因卜筮皆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了林學蒙錄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深淺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此與孝經事天明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

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言明察與易繫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金去僞録）

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民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蓍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𡕕淵録）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直卿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楊道夫録

先生問義剛近來全無所問不知做甚工夫義剛對曰數日偶見遺書看數段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録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

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兩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問齊戒只是敬否先生曰也是敬但齊較詳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黄義剛錄

問是故闔戸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民生日用都離不得他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朴學蒙錄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說理底意

思多知禮成性横渠説得别它道是聖人成得箇性衆人性而未成 晏淵録

郭先生説見乃謂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極其意想是説道念慮才動處有箇做主宰底然看得繫辭本意只是説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 晏淵録

問或問龜山子罕言利如何是利龜山曰都一般如利用出入之利皆是此説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

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言一般吳必大錄

問易有太極曰自今觀之陰陽函太極也推本而言則太極生陰陽也童伯羽錄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荅云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設當來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畫一奇一耦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

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耦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耦便是八卦某嘗聞一朋友說一為儀二為象三為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周謨録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倒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太極劉砥録

易説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是通貫前此求其説而不得故各自為説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

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答蔡元定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揔為六十四自六十四揔為八卦自八卦揔為四象揔為兩儀自兩儀揔為太極以物喻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極浮圖之極是有

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太極所以為太極者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指陰陽為道固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吳必大錄

六月一日林黄中侍郎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

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无極之説何也先生曰有

太極是有此理无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无象林又曰三畫以象三才先生曰有三畫方看見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李閎祖錄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吳必大錄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言是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是不足以盡言

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
有此語又曰立象之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
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
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曉不得那處
是偽如下繫云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
也理會他不得不知如何是支不知那卦中那處見
得如此沉思之久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與不好如
剥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

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眞情 林學蒙錄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以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之於事否曰是 同上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僞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僞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末占得則有所

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腳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徳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關天

地甚麼事此皆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别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

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明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范元裕録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為之品節範防以為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

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之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會得而不自知因舉横渠云云　云云　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歟巫字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舉袖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於神明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

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蓋莫大乎蓍龜猶催迫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周謨錄

又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楊道夫錄

鼓之舞之以盡神亦如成天下亹亹之義鼓舞有發動之意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吳必大錄

乾坤其易之緼邪緼袍之緼是箇胎骨子萬人傑錄

乾坤易之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包看此理乾坤即是體骨吳必大錄

乾坤其易之緼邪止乾坤成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

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答張欽夫問

問乾坤其易之緼邪曰緼是袍中之胎骨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爲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爲主 林學蒙録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是謂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上同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只是說乾坤二卦易是易之書與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不同天地定位却是說易之道理吳必大録

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卦

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穩

晏淵錄

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實於毫釐幾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𤋮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髣髴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澒涬鴻濛之說以六

經語孟攷之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政事典謨訓誥皆斯齋之土苴耳土苴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議之今祖其言以為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兮釋兮付諸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奧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知仲尼毋意毋我茲蓋乾坤毀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熹竊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

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毋意毋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者乃所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

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 [illegible]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 錢木之錄

先生云横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謂清爲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

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萬人傑録

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說只是這箇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爲道以下便爲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曼淵録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者謂

之器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别得精切明道語截得上下最分明蕭佐録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得最精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語最密黄義剛録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箇在人看指器而謂道固不得離器而求道亦不得且如火是器自有道在裏林夔孫録

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有物必有則（賀孫録）

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

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

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令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葉賀孫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已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

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周謨録

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李方子録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

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 吳必大錄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義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

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楊道夫錄

横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曰然化是箇亹亹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涼

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以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楊道夫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萬人傑錄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

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内便頓然恁地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陰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相似（晏淵錄）

問上云化而裁之謂之變下云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

分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日至于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又曰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若逐時紀之自不勝其紀以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度然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道昏某中旦某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又曰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

義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林學蒙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之迹及亥從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沈僩錄

化是漸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變則有陡段可見如晝夜之分横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處一段甚好ㅤ炎必大錄

文公易說卷十二

文公易説卷十三

宋 朱鑑 撰

繫辭下傳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兊離震之象未説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成列是做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問曰成列自是一竒一耦畫到三畫處便是成列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兊離震之象否曰是林學蒙録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兊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更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横圖若乾南坎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 同上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揔卦爻之有往來相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先生云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如五爻變一爻不

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底便見動處也同上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吳必大錄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林學蒙錄

問貞勝貞觀貞明張程之説孰是曰伊川解貞作常者為是吉凶二者不是吉便是凶常須一件勝故曰貞勝貞所以訓常者易傳解此字處多云正固固乃常也為正字盡貞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如雖是正又必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四德貞字屬五常智字孟子云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徒知弗能守之亦不可便是正固之義大抵屬北方者便有二義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

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艮終始萬物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元武便二物此殊好笑吳必大錄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其義如何曰貞只是常吉凶者貞勝者也吉凶常相勝者也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

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静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静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陳文蔚錄

因論張子貞勝之說雖非經意然其說亦自好便只看得他此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是底自是一說不可廢他不特後人雖有

時已如此文王重卦乾元亨利貞只是云大亨利貞守正而已夫子却自分作四德今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夫子文言當看夫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爲是一說爲非吳必大録

先生說吉凶之道貞勝者也言吉凶常相勝如陰勝陽陽勝陰之類更相爲勝蔡念成述李煇所聞

吉凶者貞勝者也貞猶常也吉則勝凶凶則勝吉理自如此因說貞字兼正固二義惟程子發明之因云凡

屬北者皆兼二義如冬至前一半屬今年後一半屬明年又如夜半子時前一半屬今日後一半屬明日甚有肖北方元武龜蛇之象萬人傑録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子曰常恁地便是他本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此語極道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了又漸漸長天地之

道便是常恁地示人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兩箇物事常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道理黄顯子録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也與利貞之貞一般所

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這箇別他說道貞便能勝他如則字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說那五箇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畧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

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為常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

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

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

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

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

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則辯詰不煩而所論之本

指得矣答張欽夫

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如何分別曰陰陽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林學蒙錄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

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_{旻淵錄}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_{同上}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裏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使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

化便却在正辭裏面了林學蒙録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隂陽竒耦李閎祖録

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此者多矣豈必其是非邪但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便謂其間無惠帝邪與李壁書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

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者邪答呂祖儉

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

十六鱗陰數龍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鱗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揷四段共成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揷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揚子雲太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

謂二十八宿也。沈僩錄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這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粗說時即是奇耦聖人都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它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它 夔淵錄

道夫問近取諸身百理皆具此言人之一身與天地相

流通無一之不相似至下面言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間見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脚否曰然又問屈伸往來只是理自如此亦猶一闔一闢闔為闢之基闢為闔之基否曰氣雖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 楊道夫録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揔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

意思曰麗曰說曰入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情性盡 吳必大錄

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本義云上入下動於爻卦義則是於取象有所未曉曰耜乃今之鏵耒乃鏵柄雖是下入必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得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

十三卦是大槩説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_{晏淵録}

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_{葉賀孫録}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

考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訴簿歷憑何而决少間更無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富買在元祐幾年乙富買在其先甲富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富別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

後如何　沈僩録

結繩今溪峒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　同上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　林學履録

林學履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

字否曰彖是解易字像又解彖字材又是解爻字末句意亦然黄義剛録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將來寄搭放上面蕭佐録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竒耦曰象此效此便是乾坤又曰象便只是象其竒耦林學蒙録

問陽卦多隂隂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竒隂卦耦曰陽卦三畫所以多隂隂卦四畫所以多陽因為之説曰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隂隂卦宜多隂而反多陽其故何也葢陽卦之數必五竒數也竒則隂畫自多隂卦之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隂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之所能參也先生曰是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淵録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

懂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

若是義理不可不思同上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謂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而應復爲感而感復有應如何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爲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

子孝則感得他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陳文蔚錄

憧憧往來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看箇憧憧字便鬧了廖德明錄

問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又問曰此章意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信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

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
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
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有不感通往來之理又
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
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
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可無
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李閎祖錄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甘節錄

天下何思何慮便是先打破那思字却說那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

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内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内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周謨録

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

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惟是德之盛也方能 黄義剛録

㝢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㝢看來靜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

是靜看事物來應接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噓吸若只管噓氣須絶了又須吸若只管吸氣無去處便不相接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爲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幾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

了又辭至纎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説相救是就義理處説動静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説動静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静心地静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静静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則動静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徐㝢錄

居父問動静交相養之理静可能養動動如何能養静曰人亦須先能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這説亦好且如艮其止止其

所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也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无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之嘘吸若嘘而不吸則氣須絕吸而不嘘亦必壅滯嘘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伸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此

一箇道理劉砥録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己徳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横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事豫吾内言曾到這裏面來䕫淵録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

是事功是效驗同上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一事一理上同上

敬子問橫渠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

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

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李又曰繫辭此已上四節都是

說咸卦蓋只是自家感之它便應非是有心於求人之應也如上文往來屈伸皆是此意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

神者豫而已矣皆一義也沈僩錄

問横渠説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内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其常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横渠可謂精義入神横渠云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伊川先生説神化等却不似横渠較説得分明葉賀孫錄

易中説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非一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刃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同上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别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輔廣録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答程洵

銖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横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眞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是

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先生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它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令人見得不明故說得儱侗如何到行處分明

董銖録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

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谷江元道

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峰胡先生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

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即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同上

因令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云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答曰孔子遭許多困阨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身不安德

則須進答曰然劉仲升云橫渠説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答曰他説自分明答曰然意似未盡○余大雅録

如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别有德之盛也萬人傑録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黄升卿録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萬人傑錄

問欲罷不能程子云直是峻絶又大段着力不得曰到這處自要用力不得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如這耳順處如何用力這裏熟了只自然恁地去在熟之而已因舉橫渠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徐寓錄

或問張子説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内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末後一句如何看曰既有循循勉勉底工夫自然住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如易傳中説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説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便言其效驗者葢學至説處則自不容已矣 輔廣録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先生嘗說胷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筭康節疏明日問之便也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録中只是録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顔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着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門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

事廖德明録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是淵録

窮神知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

曉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

相似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猶言自誠而明聰明睿知皆由此出同上

林閒正蒙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

緩辭急辭先生答曰神自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形容之不可徐寓録

神化二字前人都說不到惟是横渠分說得出來分曉雖伊川已說得鶻突同上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說石是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它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它人却道是自家無能便是

辱了名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曰自是如此爻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

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葉賀孫錄

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林學蒙錄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其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

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沈僩錄

道夫言誠無為幾善惡蓋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為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成則為五常之德聖人不假修為安而全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屬要之

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故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衹是說得善之

一脚曰通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
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　楊道夫録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他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
字只爭些小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
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
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
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
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

瀆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沈僩録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人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察之非知幾者不能也上交着些取奉之心下交便有傲慢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葉賀孫録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上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得方舍惡從善不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同上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李閎祖録

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説如何先生云也好看來人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取不知所以為民之望也林學蒙録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同上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危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説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龔蓋卿錄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緼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沈僩錄

橫渠云艮三索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有天地絪緼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

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上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箇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林學蒙録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荅劉玶

文公易說卷十三